

## 第一章 私奔也該挑地點！

十八王朝的皇城天都城，位在月落山脈的山谷之間。

天瀑形成雲江向東流，通往東方海妖族的領地；往北銜接紮羅山，通往北方岩魂族；整片未開發的暗紫色月見樹，形成一片黑暗林地直入西方的樹魅族；至於南方——

約莫五百年前，王朝歷經一場可怕的地震，撕裂了南方焰魔族通往天都城的道路，形成大峽谷，寸草不生，人煙稀少。

站在刀削般的崖壁上看向天都城，卻不見城門，只因那座熱鬧繁華的皇城早在千年前就被覆蓋在岩石和林木底下。

猶記得事發當天——

「你就非得這麼早回宮？」在天都城門前，他問著。「重八到現在都還沒見到人影。」

那人回頭看著他，笑得一臉無奈。「有什麼辦法？我身為天官長，得早點回宮裡去，還有很多瑣事要處理。」

「那也犯不著趕在天色未亮之前吧。」

「禾歲，這事不是我能決定的，我得走了。」那人一身白袍被風刮得獵獵作響。

「如九！」

「你放心，等狩靈祭結束，我一定會騰出時間出宮陪你。」他回頭笑著，長髮被風吹拂飄揚著。「不准偷腥，等我。」話落，他便踏進城門。

那時，他一直站在城外，直到再也看不見他的身影為止。

直到現在，他已為他等待千年……

千年之後，他站在盤瀑山上，眺望著被岩石和林木覆蓋的天都城，卻怎麼也想不起他的背影。

一切都變了，此刻他腳下的盤瀑山，在千年之前，是與天都城相鄰的帝都城，卻在地震後成了一座高山，彷彿企圖抹去他腦中所有記憶，將千年前的一切都毀壞殆盡，藉此告訴他早就人事已非，他再堅持等待也回不去他最思念的時光。

曾經，他以為，他們再也不會相見，他等待千年，只為等待聖鑰，解開詛咒，解放他孤獨的靈魂，然而千年等待，千年到來……

「夠了喔！」

後頭的吼聲讓炎禾歲緩緩回頭。「火龍不是已經停了嗎？」臉上表情就像在安撫一個極度棘手而且非常欠扁的小孩。

「停在這種鬼地方，你是在整我？」雙手死命抓在火龍頸項上，杜千年連往下看的勇氣都沒有，渾身抖得厲害。

山上風勢強大，啪啦啪啦響著，刮痛他的臉，但這可以忍，就怕風再大一點，待會連人帶火龍的一起滾到崖下去。

×的！旁邊的空地那麼大，就非得停在這只有兩個腳步寬的山尖上嗎？

是故意惡整他的吧！

「火龍飛，你要罵，停了，你也要罵，你到底要我怎麼做？」炎禾歲嘆口氣，大

步走向他。

「你這個卑鄙的傢伙不要靠過來。」

「我哪裡卑鄙了？」炎禾歲一雙眼因為笑意微瞇著。

「你還真敢說……」簡直是不知禮義廉恥的未開化原始人！

卑鄙小人！

這傢伙前天從南防回來時，他就隱隱覺得自己不對勁，猜想他肯定帶了有催情作用的紫菊花回來，否則自己怎麼可能像是惡鬼般的撲向他，不斷地請求他蹂躪自己……事後，他不放棄的多次搜尋，果真在他房裡找到對他這個未來人特別有用的紫菊花。

質問他時，他居然還可以面不改色地說：「不過是情趣。」

最好是這麼有情趣啦！

他們兩個才認識多久，哪需要拿紫菊花當情趣，根本就是個無恥之徒，食髓知味。更過分的是，就在狠狠蹂躪過他之後，立刻宣布起程，強迫他騎著飛龍……他怎麼可以泯滅人性到這種地步，竟要他騎這種滿身鱗片的龍，害得他不斷滑手滑腳，懷疑自己會被從高空拋下。

過了不知幾個鐘頭，來到這處荒涼地帶，卻挑這種鬼地方降落，真的是很欠人罵。

「再說我要是不過來，你要怎麼下來？」壓根沒將他的怒火看在眼裡，炎禾歲伸手要將他抱下火龍。

「炎禾歲，我再次警告你，不要靠近我，要不然別怪我手下不留情。」他可是從他那裡得到神力，兩人真打上一架，他也不見得居下風，尤其在他很火大的時候，那就更難說了。

「你要怎麼下來？」他雙手一攤，停在原地。

強勁的風挾帶入冬的寒凍，刮動炎禾歲一頭未束的微捲長髮，就連衣袍都被刮得獵獵作響。

「叫你家的龍退後幾步。」杜千年沒好氣地道。

這頭笨龍，哪裡不停停在山尖上，牠會飛可是他咧？要是他手滑掉下去，他會化為幽靈夜夜纏著牠的主人炎禾歲報復。

炎禾歲撮指輕吹哨音，火龍隨即退後幾步，伏坐在地上。

坐在龍背上的杜千年頓時變成趴姿，雙腳還踩不到地面。

他很想帥氣地下龍背，可長時間的飛行，他的雙手因為緊張和寒冷而變得僵硬，此刻仍緊抱著火龍的頸項，教火龍不斷地發出嗚嗚聲。

「千年，你再不鬆手火龍就要被你勒死了。」空中傳來飛龍振翅的聲音，坐在飛龍身上的東方肖喊道。

「你怎麼也來了？」炎禾歲瞇眼瞪去。

「禾歲，咱們同坐一艘船，你悶不吭聲地把赤陽城的事打點好，就偷偷摸摸地帶著千年走，會不會太過分了點？」飛龍俯衝而下，漂亮地停在杜千年的坐騎旁。

「一路急趕，也不想想千年受不受得了，畢竟昨晚你也狠狠地疼愛……」

「閉嘴，你這個偷窺狂。」杜千年薄臉泛紅，一想到那些私密事全被這傢伙光明

正大大地看光光就一肚子火。

眼角餘光瞥見零騎著另一頭飛龍降落，他不禁蒙臉不想做人。

就是因為活春宮事件，他才會答應炎禾歲兩人一塊外出旅行，沒想到他們前腳剛到，他們後腳就趕到了。

「千、千年……我要吐了……」

「哇」的一聲，一直窩在他胸前的修很不客氣地張開鳥嘴，吐了他一身。

杜千年眼角抽搐著。

他是嫌他不夠煩就是了……

「千年。」零走近他，遞了乾淨的手巾給他。

「謝謝。」他沒抬眼，收下手巾擦拭著胸口。

氣氛沉重啊，在零的面前，攤開他和炎禾歲的事，總讓他有種莫名的尷尬，也許是因為零一直對他示好的關係吧。

感覺就像是，有人對他告白他假裝聽不懂，然後還惡劣地當著對方的面跟其他人上床……這什麼跟什麼呀！

「要不要到那邊稍做清洗？」

聽到零一如往常帶笑的聲音，杜千年偷窺他一眼，只見那雙桃花眼依舊笑惹春風，讓他心底稍稍舒服了些，順著零指的方向望去，發現他們所在的後方有個堰塞湖，很像是高山上的天池，只是湖有些傾斜。

弔詭的是，這湖傍崖，往下形成瀑布，可湖水流啊流的，為什麼流不盡？

他有疑問不過還是先擱在心底吧，當務之急挽救友情才是重點。

「洗一下好了。」他試著輕鬆以對，說完，往湖邊走，暗讚自己表現自然。

「千年？」炎禾歲低喊著問。

「閉嘴，野蠻人。」

睬也不睬的，杜千年抱著修到湖邊清洗，輕輕地拉開他的羽翼，一一洗滌。

「不過是到湖邊，你犯得著這麼緊張？」撇撇唇，東方肖往他肩頭一勾，低問道：

「你是不是解開千年背後的神諭了，否則你怎麼會往北方走？」

炎禾歲沒回應，對於自己的天官一直盯著杜千年的背影很不滿。

「還是說，你根本是打算帶著他離開？」東方肖笑得邪魅，臉色漸冷。

炎禾歲哼了聲，低聲叫喚，「零。」

零回神，恭敬地走到他面前。「侯爺。」

「去找找有沒有什麼適合休息的洞穴。」

「侯爺不帶一兵一卒，連入夜休息的地點都沒安排，就帶著千年離開赤陽城未免太冒險。」這裡前不著村後不著店，想要找個像樣的地方休息恐怕要再飛好一會，就怕千年的體力已經無法負荷。

「因為你和東方的出現打亂我的行程。」他淡漠以對。

來到距離天都城最近的盤瀑山不過是為緬懷舊時光罷了，他原想帶著千年沿著山脈走，豈料才到山頭，這些礙眼的傢伙就出現了。

「是嗎？」零笑咪咪地道，笑意卻未達眸底，毫不畏懼地迎視炎禾歲冷到極點的

眼神。

「我懂，反正就是不希望我和零打擾你們兩個嘛。」東方肖低笑著。「別說我不夠兄弟，你留在這裡保護千年，我和零去找今晚休息的地方。」

說著，就將零拉走。

而正蹲在湖邊清洗修的杜千年豎起耳朵聽著三個人的對話，但風勢太囂狂，呼呼地蓋過他們的交談。

算了，反正他們能說的，不外乎就是要他成為解開封印的聖鑰，問題是他哪知道要往哪走？

又沒有指明地點或人事物，天曉得要往哪去找？

「千年，你不要擔心，我會保護你。」

濃眉一揚，他沒好氣地瞪著躺在自己掌心的修。「就憑你？」

此刻的修被他清洗得很乾淨，正舒服地半瞇眼，儼然忘了自己是隻鸚鵡，在他的雙掌癱成大字形，讓他有股衝動，想要把他丟進湖裡順水流算了。

「嗯，從今天開始，到了晚上我就陪你一起睡，這樣一來就沒有人能靠近你。」

「你是不是忘了鳥類一入夜就會自動入睡？」

「我是人！」他是被困在鸚鵡體內不折不扣的男人。

「鳥，就在剛剛你還吐了我一身。」

「……不然我幫你洗胸口嘛。」

「用什麼洗？你的鳥嘴還是翅膀？」他啐了聲。「我告訴你，我不需要任何人保護，因為現在的我可以保護自己，倒是你，不要再吐得我一身就好。」

將他擋在一旁的岩石上，杜千年抬眼看著四周。

這裡看起來像是某座山的頂端，有幾個湖蓄滿水，沿著崖邊形成飛瀑濺入山谷。周遭岩石相當巨大，放眼望去，山勢崢嶸，就連草木都看不見，荒涼得像是末日降臨之地。

想著，視線偷偷地轉。

那傢伙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晃到崖邊，直睇著遠方，從他的角度看不見他的眼神，但他的背影給人感覺像被遺棄在這世界之脊。

淒楚和孤寂都不足以形容，荒蕪的天地之間彷彿只剩他一人。沒來由地，杜千年的心微微地疼著。

但他立刻撇嘴哼了聲。

神經病，他跟人家傷秋悲春個屁。

真正可憐的是他好不好？

莫名其妙跑到這個世界，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，還回不了家……想想，真忍不住要替自己掬一把淚。

是說，他這個人向來樂觀進取，抱持著兵來將擋、水來土掩的想法，反正能長見識的怪東西大概也看得差不多了，就算再出現什麼他應該也能夠處之泰然。

「千千千年……」

「幹麼啦？為什麼你每次叫我都要用這種見鬼的語氣？」他目光嚴肅，表情凝

重。「不要變成鳥就真的表現出一副鳥樣，你要記得自己是個男人，遇到天大的事也要泰山崩於前面不改……啊！」

破碎分岔的尖叫伴隨著重物掉進湖裡的聲響。

「千年！」修喊著，振翅飛向湖面，利用自己尖銳的鳥爪企圖將他抓起。

「別鬧了，你是鸚鵡，不是老鷹！」杜千年大吼，在湖裡奮力地游著，驚覺這湖水看似平靜，實際上水流很湍急，一路將他沖往崖邊，他手腳並用，卻怎麼也攀不住生苔的岩石。

完了，難道他的生命就要停在這當頭？

抬眼往上看，想要確定剛剛把自己嚇得跳進水裡的到底是什麼時，卻見一抹身影如閃電般來到，一把將他拽入懷中。

十一月的湖水凍得他快要不能呼吸，可抱著他的這個男人卻渾身似火地暖著他，雙臂收緊，將他護在最安全的位置，替他擋住兜頭落下的瀑布。

雖然他知道男人有著金剛不壞之身，已經活過千年，但他毫不遲疑出手相救、眼底蓄滿擔憂，那神態……的！就連身為男人的他，都忍不住想拍拍手，誇他好帥。瞬地，兩人離開水裡，男人彷彿踩住哪裡，借力使力地躍上崖頂，落地前，還來了記空中側身翻轉一圈半，才放開他。

「千年？」像是察覺他腳步站不穩，炎禾歲長臂一勾，又將他摟入懷裡。

噁！他想吐，不要再朝他的胃用力了啦……

「禾歲！」

陌生的嗓音讓杜千年虛弱地抬眼。

不看還好，一看就教他差點翻白眼。「這裡是埃及嗎？」他脫口問。

「埃及是哪裡？」炎禾歲瞥他一眼，隨即望向好友。「釋隼，好久不見。」

「抱歉，我不知道他是你的朋友。」釋隼一臉抱歉地搔著頭。

「千年，救我……」被釋隼抓在手裡的修已經放棄掙扎地呼救著。

杜千年乏力地看著抓著修的男人，眼皮緩緩垂下，用力再眨幾次，再抬眼，依舊是鷹頭人身……

×的！他真的受夠了！

「哈哈哈……」

杜千年摀住雙耳，閉上雙眼，沉進溫熱的水裡，企圖隔絕那囂張又充滿譏諷的笑聲。

「東方不是在笑你。」

「他是，他絕對是在笑我！」「嘩啦」一聲，杜千年從溫熱的泉水中浮起，惡狠狠地瞪著身旁的男人。「還有你，你在這邊做什麼？！」

「我渾身濕透，泡一下溫泉不為過吧。」炎禾歲慵懶地將背貼在池邊，淺色的瞳眸微瞇。

「對，都是我害的。」他氣呼呼地游到他斜角最遠的位置。偏偏這個位置距離前頭最近，可以清楚聽見東方肖如何放聲恥笑他誇張的逃難舉措。

「是釋隼不好，他不該嚇你。」炎禾歲不著痕跡地靠近他。

「是我不好，不該這麼容易被嚇到。」杜千年陷入自我厭惡中。

他以為自己膽子已經夠大，以往在二十一世紀常和阿飄打交道，到處驅魔除邪，哪怕是那種流連數百年不走的老幽靈，他也沒放在眼裡，可來到這個爛王朝之後，他卻常常嚇到快破膽。

人面蛛、人面狗，現在還多了鷹頭人身的怪……不，是生物，那個叫釋隼的只是長得怪了些，人還滿好的。

帶著他們一票人到這座莊園作客，還派人送他到這裡泡溫泉，就怕他感冒……是說，怎麼這裡的人清一色都是鷹頭人身？

「這裡是鷹族的領地，不受四大諸侯的管轄，和北方的狼族一起看守著皇城。」炎禾歲說著，再次不著痕跡地接近他一些。

「鷹族，狼族？意思是，狼族是狼頭人身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這裡到底是怎麼了？」怪得很徹底，很挑戰他的心臟強度。

「你要記住，在王朝裡，只要保持著人身那就代表無害。」偷偷的，他又移近一些。

「換言之，只要是獸身人臉的，那就是絕對有害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這算什麼？反諷人面獸心？」杜千年啐了聲。

真想知道當初下詛咒的人到底在想什麼，這麼有創意，把人類分得這麼明顯，有害無害一目瞭然。

「……你在幹麼？」思緒被暫時打斷，他瞇眼瞪著大手撫上自己胸口的男人。

話又說回來，如果有害無害是分類的標準，為什麼這傢伙會長得這麼好看？

濃眉飛揚，眉骨立體，最教人望而讚嘆的是那雙眼，像是剔透的琉璃，深邃而勾魂，俊美無儔簡直不像是一般人類。

此時此刻，水珠順著他刀鑿似的胸膛滑下，性感而迷人，讓同樣身為男人的他都很難不多看他兩眼。

不禁猜想，是不是下詛咒的人「護短」？也就是說，他跟下詛咒的人別有交情？

「想看看我是不是弄疼你。」

那挾帶情慾的誘人嗓音，讓杜千年像電到般的跳起。

「去你的，你這個卑鄙無恥的傢伙，居然把境外的紫荊花帶回家，害我像笨蛋一樣的中計！」

要不是看在他對他不錯的份上，他真會折斷他家小弟，滅他男人雄風。

「我現在沒將紫荊花帶在身邊。」炎禾歲啞聲道，目光鎖定一個點。

「你要是敢把那鬼玩意帶在身邊，我杜千年發誓，非宰了你不可。」根本是泯滅人性的禽獸才會做出那種令人髮指的行徑。

那等於是迷姦啊！

要是在二十一世紀的話，他可以把他告到死的。

「你硬了。」

「我本來就很硬！」他的心一旦硬起來是軟硬都不吃的，誰來求情都一樣啦。

「……我很認同。」炎禾歲淺瞳微泛著紅，嗓音低滑得猶如珠玉墜入絲絨，柔膩得教人迷醉。

「認同就好，只要你下次別再……啊……」

下腹瞬間竄過的電流教他無力地彎下腰，瞧見眼前不懂禮義廉恥的傢伙，竟不知何時逮住他家小弟。

「喂，你當我放屁啊，我才剛說你就……啊……」王八……妖孽！「放手啦！」

「是你誘惑我的。」炎禾歲長臂一探，輕而易舉地將他拽入懷裡，背靠著坐在自己盤起的腿上。

「我哪有？！」見鬼了是不是！

「你剛剛就硬了。」他貼在他耳朵旁低喃，唇舌滑下他細嫩的頸項，以臉和鼻不斷地來回磨蹭他頸後，被他咬過後所浮現的火紋。

「啊……」酥麻電流隨著他掌心的游移，從股間一路殺上心口，讓他的腦袋一片空白。

×的！男人真的是下半身動物，只要弱點一被抓住，好像被怎麼玩弄都無所謂似的。

他很想找時間再練毛筆字，把禮義廉恥四個大字寫得正氣凜然，永遠的鐫刻在心間，可是此時此刻的他，真的是無能為力呀……

這男人的手像是非常清楚同性的弱點在哪裡，從指尖到掌心都帶著一股令人無法抗拒的魔力，像抹著春藥，從玉囊緩慢而磨人地來到頂端，又猛地摩挲著硬得發痛的灼熱，富有節奏的快慢交替，要他怎麼抗拒？

這肯定是在百人斬之後才能得到如此高超的技巧，否則他怎會被他玩弄於股掌之間？

靠！身經百戰很了不起是不是？忖著，一把火硬是從胸口燒開，他驀地回頭瞪去一眼。

「想要了？」炎禾歲微勾唇。

杜千年努力再瞪著，感覺己身殺氣正在減弱中。

這傢伙到底是打哪來的妖孽，為什麼只是微微勾笑，他就醉倒在他眸底的性感中？

他是男人啊！一把烙鐵似的兇器正在他股間伺機而動，清醒，杜千年，你不能再任由這傢伙上下其手。

他無聲吶喊著，強迫自己正視這個非常嚴重的問題。也許他應該反攻才對，畢竟擁有兇器的又不是只有他！

打定主意，他手往炎禾歲身下一握，那瞬間，兇猛的兇器微微一顫，在他掌心燒燙地綻放強大的生命力。

哇咧，他是不是太衝動了？

他沒經驗，不知道要怎麼把男人撲倒耶……

正當不知所措時，他聽一記銷魂的悶哼聲，微抬眼，看見炎禾歲皺緊濃眉，彷彿正忍受著巨大的痛楚。

那攢眉隱忍的模樣、長睫微顫的神情，激發出他身為男人的征服慾，迫不及待想要看看男人在他的造次下，會顯現什麼樣的風情。

於是，他緩慢地摩挲那可怕的兇器，感覺它燙熱自己掌心，甚至更加硬挺而巨大，而眼前的男人唇微啟著，逸出壓抑的悶吼聲，教他一陣口乾舌燥，甚至生出衝動想要吻上他的唇。

更弔詭的是，光是看著他的反應，他便覺得慾望脹得發痛。

杜千年不自覺地擺動著腰，想從他掌心中得到解脫。

「你等不及了？」炎禾歲驀地張眼，殷紅的眸噙著邪氣的笑意。

杜千年倒抽口氣，立刻棄守不攻，只想落跑。

這傢伙的眼睛變色了，他要大難臨頭了！

「你現在要是跑了會很難受的。」他輕握著他的弱點。

「啊……」他雙腳一軟，酥人的電流幾乎流竄到四肢百骸。

「先讓你宣洩一次，待會咱們再慢慢玩。」

我去你的……四個字破口而出時化成破碎的呻吟……完全回應著炎禾歲的愛撫，直到腰間一陣酥麻，眼看要宣洩時，他猛地往他肩頭一抓。「不行！」

「不行？」炎禾歲睜起眼。

「這裡不是鷹族共浴的溫泉嗎？」他近乎哀求地扣住他的大掌，要他別再刺激他。

「又如何？」

「我去你的，要是在這裡那個，不是比在游泳池裡便溺還要沒人性嗎？」身為文明人的驕傲，他不允許自己在這當頭順從野獸的慾望。

「游泳池是什麼？」

「就是……啊……不要……」他緊握住他放肆的手。「至少先讓我離開泉池……」

「在泉池裡又有什麼關係？反正泉水也白濁得很。」

「我不要！」杜千年痛得眼眸濕潤泛霧。

這是什麼話？這泉水還有別人要泡耶，到底懂不懂什麼叫做公德心？

炎禾歲聞言，噴了聲，將他抱出水面，讓他平躺在池畔的岩地上，張口含住他激顫的灼熱。

唇舌的緊裹含吮，幾乎在瞬間讓杜千年迸射出濁液。

他無力地躺在冰涼的岩地上，突覺股間一陣騷動，微起身一看，竟見那人從嘴裡吐出濁沫，往他股間塗抹著——想也沒想的，他抬腳踹去，而炎禾歲早有防備地拽住他的腳。

「你住手喔，不然我要喊救命了！」

「我無所謂。」他的表情告訴他，就算引來一群人圍觀，他也照上不誤。而此刻，他已經掰開他雙腿蓄勢待發。

杜千年欲哭無淚，情急之下只能使出哀兵政策。「可是……我不舒服。」

炎禾歲垂眼看著他股間，那粉色花蕾確實紅豔得像是傷著了，他自然不捨加重他

的不適，可是……「你幫我宣洩。」

看著他那大爺嘴臉，杜千年有股衝動想要抓爛他的臉，但思及自己好歹剛被服侍過，如今要他回饋，好像也算禮尚往來，並不過分。

問題是，要他用嘴他真的做不到，他有巨大的心理障礙，沒有辦法執行這項任務。但炎禾歲已經抓過他的手往下腹一按，光只是輕輕的碰觸，便讓他從喉頭擠出悶哼。

杜千年坐起身，瞧見男人的兜器早已脹到佈上青筋，在他掌心裡兜猛地脈動著。同樣身為男人，他當然知道在這狀況下，炎禾歲忍得有多辛苦。

於是，佛心來著，他加快了掌心的擣動想要助他脫離苦海。

可也不知是怎麼著，鬼迷心竅似的，當他瞧著炎禾歲隱忍的模樣，那攢眉閉眼的神態，他的心弔詭地加速著，尤其在對方發出短促的低音時，他竟失控地吻上他的唇。

炎禾歲微愕，立刻化被動為主動，舌鑽入他唇腔裡吻得又深又重，像是發狂的獸，強奪著屬於自己的食物。

粗重的喘息交纏在兩人舌尖，他們吞嚥著彼此的氣息，追逐著彼此，像是要吞噬對方，直到杜千年察覺己身的不對勁，出手一把將他推開。

「千年？」他粗啞喚著，眸色染上氤氳慾念。

杜千年嚥了嚥口水，滿嘴都是他的氣息，心臟鼓譟不休，然後見鬼似的他抓了衣裳拔腿就跑。

他瘋了他！竟在這種情況下對他很有反應！

## 第二章 那一年發生的事？

鷹族的領地，範圍闊及整片盤瀑山群。

鷹族的莊園就像是一座小城鎮，位在盤瀑山後，沿著山脊而建，站在莊園外看，幢幢木屋裡的燈火像是倒映的星火。

建築是比不上赤陽城，不過也別有一番風味，木屋與木屋之間有些岩石造景，只是少了花草相襯，總覺得美中不足，感覺像是另類的沙漠。

又或許該說，這裡是一處岩漠，放眼所及皆是巨岩，而此處則像是綠洲，擁有豐沛的水源。

此刻，杜千年失魂落魄地踏離莊園。

沉藍天空佈滿星子，但他卻沒半點賞景的心情。

他覺得自己中邪了。

不，也許他該找零問清楚，說不定炎禾歲那傢伙身懷什麼絕技，才會讓他一再的失控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要怎麼做才能讓自己恢復正常……

搖頭嘆氣著，也不知該往哪去，莊園外的風強勁得使他猛打哆嗦，但他還是沒打算回去，就算肚子早已餓得咕嚕響，他依然堅持吹著冷風讓自己清醒一點。

只是風太強，氣溫驟降太多，他只好縮起身子坐在一塊巨岩後。

他不知道炎禾歲帶他來這裡的目的，是想要尋找解咒之法，還是找他遊山玩水，

是說，玩水真的太危險了，很容易出事啊……

「那個……」

「嚇！」他抬頭望去，嚇得連盤腿坐著都能顫得離地。

驚魂甫定，瞧那張鷹臉竟露出些許靦腆和歉意，他不禁失笑。

「抱歉，我沒有惡意。」他只是很難習慣跟老鷹說話，尤其他還有一雙翅膀。

話說回來，都已經入夜了，為什麼他這隻鷹還沒有入睡？

「我才抱歉。」釋隼搔了搔頭。「那時我瞧你抓著那隻鳥，以為你把他洗淨是要吃了他，所以……」

「原來如此啊。」他恍然大悟。

難怪他老覺得眼前的他沒有像初見時那麼凌厲嚇人。

看著他高大的身形只穿著短袖衣衫，胸肌明顯地印在衣衫上，虬結的手臂肌肉像是手隨便一揮就可以打死一個人，身形健壯得媲美摔角選手，但是此刻，他卻像個無措的孩子，逗得杜千年勾笑。

「這邊坐吧，我一直抬著頭脖子有點痠。」他很豪氣地拍了拍身邊的位置，示意釋隼坐下。

「不了，禾歲在找你。」

「唉……」那傢伙就不能放他一個人嗎？

「你跟禾歲吵架了？」

「吵架？」他苦笑，頓了下，抬眼問他。「你跟禾歲很熟？」

「認識都超過千年怎能不熟？」釋隼說著，一雙鷹眼眨也不眨地睇著他，像要看穿什麼似的。

「我臉上有東西嗎？」他不禁有點心虛地摸了摸臉。

畢竟他剛剛才做了邪惡的事，很怕有任何邪惡的物質不小心濺在他臉上。

「不……」釋隼偏著頭想了下，問：「要不要到前頭走走？這時節在盤瀑山上尋常人要是不適時的動一動，可能一會就凍僵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杜千年趕緊伸展四肢，發現身體真的有點僵了，忙站起身，弓著腰抱著胸。「那就到前頭走走吧。」

就算凍僵，他還是不想回去和炎禾歲獨處。

誰要那傢伙食髓知味，老是對他上下其手。

「對了，你和禾歲打算上哪？」釋隼假裝隨意攀談地問著。

杜千年不禁嘆氣。「大哥，是東方要你來問的？」唉，人老實就是吃虧，就連想要表現自然，都會因為不習慣而心虛，讓他想不看穿都難。

釋隼聞言，又搔了搔頭。「抱歉，我聽東方提了一些事，所以就……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嗄？」

「那傢伙並沒有跟我說要帶我上哪。」

關於這點，他也覺得頗奇怪，因為炎禾歲看似決定得匆促，就連七曜也沒帶在身邊，然而看東方和零的樣子，彷彿炎禾歲背著他們要做什麼。

「是嗎？」

杜千年一臉愛莫能助地聳聳肩，卻發現釋隼眨也不眨地盯著他。「我有哪裡不對勁嗎？」

他忍不住抹了抹臉，拉拉身上的衣服，懷疑自己穿錯或穿反。

「聽說……你拔出天官留下的噬邪劍。」

「天官的噬邪劍？那不是焰魔族的噬邪劍？」

「禾歲沒告訴你，那把噬邪劍是誰留下的？」

「很重要嗎？」他聽得一頭霧水。

他天性不八卦，也沒有扒糞的習慣，所以只要人不說，他就不會多問。

「也不是……」

「那你幹麼特地問我？」他真的不八卦，可是事關己時，他不問會死。「喂，不要話說一半，吊人家胃口。」

「這……」釋隼有口難言，頓了頓後才開口。「我只是在想，能夠拔出噬邪劍，代表你是聖鑰，那麼，禾歲到底是打算要你打開封印，還是要把你藏起來？」

「你這說法很奇怪，既然我是聖鑰，那就代表我背負天命去改變一切，他把我藏起來做什麼？」

「那是因為他把你……」

「嗯？」杜千年揚眉看著釋隼，卻瞥見他右手邊竟有晶亮水花從天空不斷飄落。

「哇……」

釋隼順著他的視線望去——

「那是飛瀑。」

杜千年看得張大嘴。

他曾經聽說，在南美洲一帶有瀑布逆流，當時當作笑話一則，沒想到自己竟能在這裡看見這奇景。

難怪這山頂上的湖水永遠不會乾涸，因為入夜之後，強勁的北風把應該順著地心引力墜落的瀑布硬是打上了天，破碎水花在稀微的月光下綻放點點璀璨，又再度回到湖裡。

「好漂亮……」杜千年忍不住讚嘆著。

釋隼回頭瞅他，他那柔和的眸色、唇角的笑意，像是盛暑裡的一片綠蔭，令人舒服而自在，儼然就像……「他」。

瞬間，感覺像是時間倒流，他目不轉睛怔怔的看著。

只是那道視線實在是太大刺刺，讓杜千年很難視而不見，懶懶對上他的眼，便見他覲覦而難為情地垂下頭。

杜千年笑了。

乍看第一眼誰都會被他給嚇到，但當他出現這麼可愛的表情時，卻讓人有股衝動想要摸摸他的頭，甚至摸摸他的翅膀，尤其他那黑褐相間的羽毛看起來極為柔軟，教人心癢手也癢呀。

「杜千年，你在做什麼？」

一個警告意味濃厚的嗓音出現在耳邊，杜千年才發現自己真的伸出手，但還沒碰到釋隼的頭，先被另一隻大手緊緊扣住。

至於大手主人是誰，他不用回頭也知道。

釋隼不解地看著好友抓著杜千年的手，以為自己耽誤了時間，趕忙解釋。「禾歲，抱歉，因為千年看飛瀑看著迷了，所以我……」

「千年？」炎禾歲微瞇起眸。

「喂，你那是什麼表情、什麼口氣？」杜千年不滿地叫著。

瞧，他這麼具占有性地抓著他不夠，這會連別人喊他名都不行。

這傢伙到底以為自己是他的誰？！

杜千年氣呼呼地瞪著他，但一瞧見他那張紅豔的唇，一顆心不禁顫了下，當下惱火地收回手。

「懶得理你。」他哼了聲，逕自朝莊園的方向走。

路上遇見迎面而來的東方肖和零，他隨意打了招呼就跑。

「原來他在外頭。」東方肖走向前，熱情地往炎禾歲肩頭一勾。

「……」炎禾歲斂眼不語。

「接下來，你打算把他藏到哪去？」東方肖毫不在意他的沉默逕自追問著。

「東方，你又何必逼禾歲？況且，要是真的解開詛咒的話，我們這度過千年的身體說不定會立刻風化。」

東方肖笑得邪佞。「釋隼，你已經多久沒看到自己真正的臉了？就算要死，也得以自己真實的模樣死去，不是嗎？」

「一旦解開詛咒，也許我們都會死去，甚至連千年也必須陪葬，那麼我們又為什麼要解開詛咒？」

「至少在死之前，我要知道千年前到底發生什麼事。」東方肖斂笑的俊顏變得異常陰狠。「我有知的權利，為了知道謎底我已經等了千年，誰也不能阻止我。禾歲，別想帶著他逃，哪怕你帶著他到天涯海角，我也會把他給找回來。」

「就算惹惱我？」

東方肖突地低低笑開。「禾歲，千年不見得就是如九，你別老是一相情願。況且，難道你不想知道千年前發生什麼事，又是誰逼得如九不得不下最後一道咒封印了天都城？」

釋隼聞言看向炎禾歲。

炎禾歲神情冷冽，將東方肖推開，視若無睹地從零的身旁走過。

釋隼趕忙追上，跟著一道回莊園。

「如九是誰？」眼見東方肖邁步要走，零淡聲發問。

東方肖似笑非笑地睨他一眼。「你不需要知道太多，你現在要做的，是盯著千年，畢竟你也樂見聖鑰解開詛咒，否則你又何必待在禾歲的身邊。」

零沒有反駁。

來到炎禾歲身邊，只為等待聖鑰到來，但他的心境產生變化，以往不在乎聖鑰的最終下場，如今確定聖鑰是千年，自然另當別論。

然而，教他莫名其妙的，是如九這個名字。

依照東方尚的說法，在千年前下了最後一道咒的人，是王朝最後一位天官。

「天官如九……」他低啞喃唸，話被強風刮得粉碎模糊。

躺在床上的杜千年無法入睡，因為他的心還在鼓譟著。

當炎禾歲踏進他房裡時，他幾乎是立刻背過身，刻意放輕呼吸裝睡，心裡暗罵這傢伙真的很卑鄙，竟然不回自己房間，反倒是溜到他這裡來。

釋隼明明就安排了兩間房。

「千年……」

伴隨著那輕柔的叫喚聲，身旁的位置微微下陷，杜千年知道他已經躺下。

他悄悄地握緊拳頭，打算身後人有任何不軌舉動時，揍得他哭爹喊娘。

但炎禾歲並沒有碰觸他，只是低啞喃問，「我還能將你藏到哪裡去？」

杜千年微愕地張眼瞪著內牆，等待他的下文，但他卻沒再發出任何聲響。

於是乎，一整夜他都在反覆咀嚼他這句話的含意。

藏他？

難道他不希望他解開王朝的詛咒嗎？

還是說，這是他保護他的方式？

這念頭一湧上，杜千年心底微微暖著。

這人也真是傻，事情沒到最後誰曉得結局如何？

說不定是皆大歡喜，何必這麼消極悲觀？

是說，這人就躺在他身後，害得他不敢輕舉妄動，只怕猛獅獸性大發，下場不堪設想。

直到炎禾歲下床離開，一夜保持側睡的杜千年才渾身僵硬地往旁倒下，暗罵那混蛋沒事跑來跟他睡，啥事也沒幹，卻一樣害他渾身痠痛。

「千年、千年，你醒了沒？你要不要緊，有沒有被怎樣？我來了，你不要怕。」

杜千年要狠地瞪向門外那隻笨鳥的身影。去他的，要是真有怎樣，他現在才來，他都已經不知道死了幾百回。

罵歸罵，但瞧修不斷地用翅膀拍打門杜千年終究不忍，怕他那尊貴的羽翼一個不小心給撞斷。

開了門，掐住修那張聒譟的鳥嘴，走到外頭，竟見四周夢幻得猶如處於雲霧之中，有幾分漫步雲端的奇異感受。

「千年，到主屋大廳用膳吧。」

正欣賞著圍繞的雲霧，釋隼的聲音傳來，原本棲息在他肩上的修立刻鑽入他胸口，企圖把自己藏起來。

「好。」他應了聲，把修從胸口抓出來。「你這隻色鳥，沒地方可以躲了是不是？」

「我要是色鳥的話，就選擇躲在你的褲襠了。」修沒好氣地扁起鳥嘴。

「敢躲我褲襠，我就宰了你。」

「這是對夥伴該說的話嗎？咱們之間不是你保護我，就是我保護你，那個大個靠

過來，你幫我擋一下會怎樣？」

「那是你的同類，你怕什麼？」

「誰跟他是同類，我是人。」修驕傲且認真地聲明。

「他也是人，鷹人，人家至少還有人的軀體，可你從頭到尾都是鳥。」杜千年抓著他往後一丟，朝釋隼的方向走去。

「千年。」修可憐兮兮地喊著。

他置若罔聞，因為從昨天起他就沒吃什麼東西，現在只想狠狠地嗑上一頓飯。

不過，一踏進主屋大廳，東方肖和零已經入席，卻不見炎禾歲的身影。

「他咧？」他向東方肖問著。

「他去緬懷過去。」東方肖笑得一臉壞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杜千年大刺刺地往釋隼身旁一坐。

「吃飯吧。」東方肖指了指桌面。

杜千年噴了聲，興致缺缺地看去，心想這裡的伙食大概跟侯爺府相差無幾，不意卻見桌面出現各式海鮮。

有蝦有魚，有蟹有貝，雖然只是簡單的炊蒸過，可是海鮮本身鮮甜得要命，再加上旁邊一鍋看似小米熬成的粥，讓早已餓得前胸貼後背的他管不了餐桌禮儀，埋頭猛嗑著。

「美味，人間極品！」他邊吃邊誇讚。

這些食物遠比侯爺府那些半生不熟，還苦澀難下嚥的野菜要好上千萬倍。

「你吃得慣就好。」釋隼笑瞇眼。「這些海味都是雲江裡捕捉的，晚一點我再帶人到江底撈其他海味讓你嚐嚐。」

「真的？釋隼你人真好。」忍不住的，他伸手摸了釋隼的頭，那羽翼比他想像中還要柔軟。

剛從外頭回來的炎禾歲瞧見的便是這一幕。

當然，正對著門口的杜千年也看見了他，一時之間，也不知道是要繼續摸，還是縮回來，免得那傢伙露出一臉想殺人的模樣。

最終，他選擇縮回手，分明是視他的心情而決定自己的行為，就像是被他給左右了情緒，杜千年覺得自己越來越糟糕，太過在乎炎禾歲的心情了。

所以他準備對他視而不見，但當炎禾歲往零身旁一坐，鷹族人立刻捧來血淋淋的肉塊，擋到炎禾歲面前，教他不由得皺起眉。

「你該不是只能吃生肉吧？」他忍不住問。

「你現在才發現？」東方肖好笑地道。

「嘎？」杜千年看向東方肖，發現他面前的桌上什麼都沒有。「那你呢？」

「我只能喝茶。」

「啊……」

杜千年這才發現，炎禾歲和東方肖看似無敵，彷彿是王朝詛咒下的得利者，事實上，他們也是付出代價的。

「所以呀，現在就盼你讓咱們恢復正常。」東方肖笑睇著他。

「真的會恢復正常嗎？」杜千年咕噥著，繼續吃他的粥，嗑他的海鮮。

「不試試看誰知道呢？禾歲，你也不想永遠吃生肉吧。」

東方肖談笑間說出的永遠，在杜千年心裡激起陣陣漣漪。

永遠總是很遙遠，但對炎禾歲而言，永遠代表著他停止的時間。他的肉體被困在千年的詛咒裡，停止在當年封印的一瞬間。

換作是他，出於非自願地以生肉為食，那真是生不如死啊……

想著，抬眼偷觀炎禾歲，卻見他置若罔聞地吃著生肉，動作優雅得像歐洲貴族，就連血也沒沾上他的唇……因為他的舌很靈巧，在血沾在唇上時，立刻舔去，而那舔舐的動作看在杜千年眼裡，好淫蕩啊……害得他莫名地又心跳加速。

更糟的是，他移不開眼，直到炎禾歲抬眼對上他，那淺色瞳眸沒有溫度，只是淡淡一瞥，彷彿對他視而不見。

杜千年見狀，微惱地皺起眉。

什麼態度呀？

老纏著他不放的是他，這會卻像是他巴著他不放似的，真是夠了。

「不如這樣吧，要是千年這麼喜歡吃海味，待會乾脆和鷹族一道去雲江捉魚吧。」一直沒開口的零噙笑建議著。

「好啊好啊。」杜千年應和的同時，不禁又看向炎禾歲，低問：「喂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先說好，他可不是在徵求他的應允，只是想知道他有沒有其他打算。

「去吧。」炎禾歲淡漠回道，隨即起身。

「喂，你呢？」見他轉身就走，杜千年放聲追問，但他卻是充耳不聞，教他錯愕不已。

這傢伙是哪根筋不對？

該不是慾求不滿吧！

「禾歲怕水。」

「嘎？」不是吧，他還陪他泡溫泉耶。

而且，為了救他，他可是毫不遲疑地躍下飛瀑中救他。

「你以為我們真的無敵嗎？」東方肖哼笑著。

杜千年撇了撇嘴，突然發現半點食慾都沒有。

杜千年覺得自己病得不輕。

平常巴不得那傢伙有多遠滾多遠，結果等到他真的滾到天邊時，他偏又犯賤地想著那傢伙此時此刻在做什麼。

「千年，你要是不專心一點，翻船的話我不會救你喔。」

耳邊是零一貫噙笑的嗓音，杜千年一臉慘晦地看著他，再垂眼看著約莫一公尺寬的扁舟，真的有股衝動大吼：放我上岸啦！

什麼年代呀，這扁舟扁得就像是衝浪板一樣，他居然得拿著篙保持平衡，更可怕的是，這江底的魚多到他懷疑根本就是食人魚，否則為什麼一直以自殺攻擊的方

式躍出江面？

那麼大的一尾魚，要是被撞到不內傷才怪！

「零，你好歹也拿網子撈一撈，咱們可以上岸了。」杜千年沒好氣地道。

不敢相信零竟然可以四平八穩地坐在這扁舟上，托腮欣賞著江面風光。

「你不覺得這江面很美嗎？」

「又不是來賞景的。」

他承認這裡的景色相當迷人，江水在峽谷間流過，崖壁有潺潺小瀑飛墜，而江水清澈見底，就是因為太清澈，他才會看見扁舟底下有一大堆魚，想要是這堆魚造反，把扁舟給撞翻該怎麼辦？

他昨天才嚐過湖水的滋味，今天不想泡江水。

「難不成真是來捕魚的？」零笑咪咪地看著他。「捕魚是鷹族的工作，釋隼是好意帶咱們散心，你這個當客人的，何不順從主人的意？」

「我站在扁舟上了，不是嗎？」他已經給足面子了。

「還是你歸心似箭？」坐在舟上的零，伸手一探冰涼的江水。

「什麼啊？我聽不懂你的意思。」杜千年不自然地看向他處，就見鷹族人身手非常矯捷，拿起捕魚網，將躍出江面的魚全數網住，不管魚飛得高低快慢，全都沒失手。

「要是侯爺帶著你走，你哪都跟嗎？」零不斷地撥著水。

「……他又沒跟我說要帶我去哪。」說到這事，他就有一肚子氣。

他騎著火龍，一騎就是大半天，也不想他是個初學者，竟放心讓他坐在火龍背上那麼久，都不怕他一時手滑摔個粉身碎骨？

真是個沒良心的傢伙。

「那麼，要是侯爺向你表明去處，你都會跟隨？」

「零？」聽他嗓音一沉，杜千年不由得蹲下身。

「你想救侯爺嗎？」

「我又不知道怎麼救，況且誰知道詛咒解開之後，到底是番什麼樣的光景。」他蹲在舟上，握著長篙定住扁舟不再順水流。「你不是這麼告訴我的嗎？而且我也想了很多，很多事情是無法預料的，老天要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，否則憑我背上出現過的那段神諭，天曉得到底是要往哪去。」

想要解開謎底，也是需要一點契機的。

「如果可以，我也想綁著你走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忍不住掏掏耳朵，懷疑自己出現幻聽。

零說話的口吻太認真，讓他開始睜眼看向岸邊，推算自己必須游幾分鐘才能上岸。好不容易覺得可以正常和他交談了，他偏又說出這種讓他很難應對的話。

「你嚇到了。」零抬眼的瞬間笑瞇了桃花眼，帶著幾分惡作劇的快意。

「……並沒有，事實上我想告訴你，就算你想綁我也不見得綁得住，因為我現在有神力加持，想動我不是太容易。」啐，這傢伙就非得嚇他不成？

「想動你不容易，但我瞧侯爺要怎麼碰你都不難。」

「……」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，這樣羞辱他覺得很開心嗎？他一直很努力要把活春宮一事給忘了，為什麼他偏要掀他瘡疤，讓他難受咧？

「或許我也該試試看才是。」零說著，探手撫上他的臉。

那雙桃花眼噙笑時狀似無害而討喜，一旦斂笑就顯得森冷而霸戾，讓杜千年怔愣的忘了撥開他的手。

話說回來，他現在是怎樣？

費洛蒙全開了嗎？否則為什麼來到這裡之後，一直被性騷擾？

正忖著，感覺扁舟底下漾起異樣的震動，疑惑之際，只見魚群像是被什麼驅趕似的，一尾尾地躍出江面，直朝他倆撞來。

「千年，趕緊划到岸邊，後頭有船來了。」釋隼也察覺異狀，在前方喊著。

「嘎？」杜千年手腳並用地撥開撞上身的魚，瞧見後方有艘華麗樓船緩緩駛來。

船上絲竹聲悅耳，甚至還飄散出一股酥人心肺的香氣，最重要的是——

「正妹……」

有個正妹穿著酷似希臘神話中的女神衣服站在船首，胴體隨著她的舉動若隱若現，一頭烏亮長髮隨風飄揚，露出她妖嬈的面容。

幾乎是同一刻，眼前有抹影子乍到，他仔細一瞧，竟見是炎禾歲。

「你……」他張口結舌，不知道他是從哪飄下來的。

「禾歲！」

話還未問出口，船上的正妹已嬌嗲地喊道，杜千年臉色一沉。

×的！這傢伙還真是交遊廣闊吶！